

文◎刘玲伍 译◎麦彩莲

1910年，伍连德医生远赴中国哈尔滨应对鼠疫。他开创新的方法，包括遮盖面部和隔离，在短短三个月内成功控制了疫情。今天，伍医生的医学遗产通过他的工作和后裔得以延续。

好医生 ——从医后人就冠病忆伍连德医生

我的曾祖父伍连德医生写下了他在1910年12月抵达哈尔滨的经历：当来访者进入镇上，他们能感觉到居民中有一种紧张和不祥的气氛，四处都有人谈论着发烧、吐血、突然死亡，被遗弃在路旁或空地的尸体等话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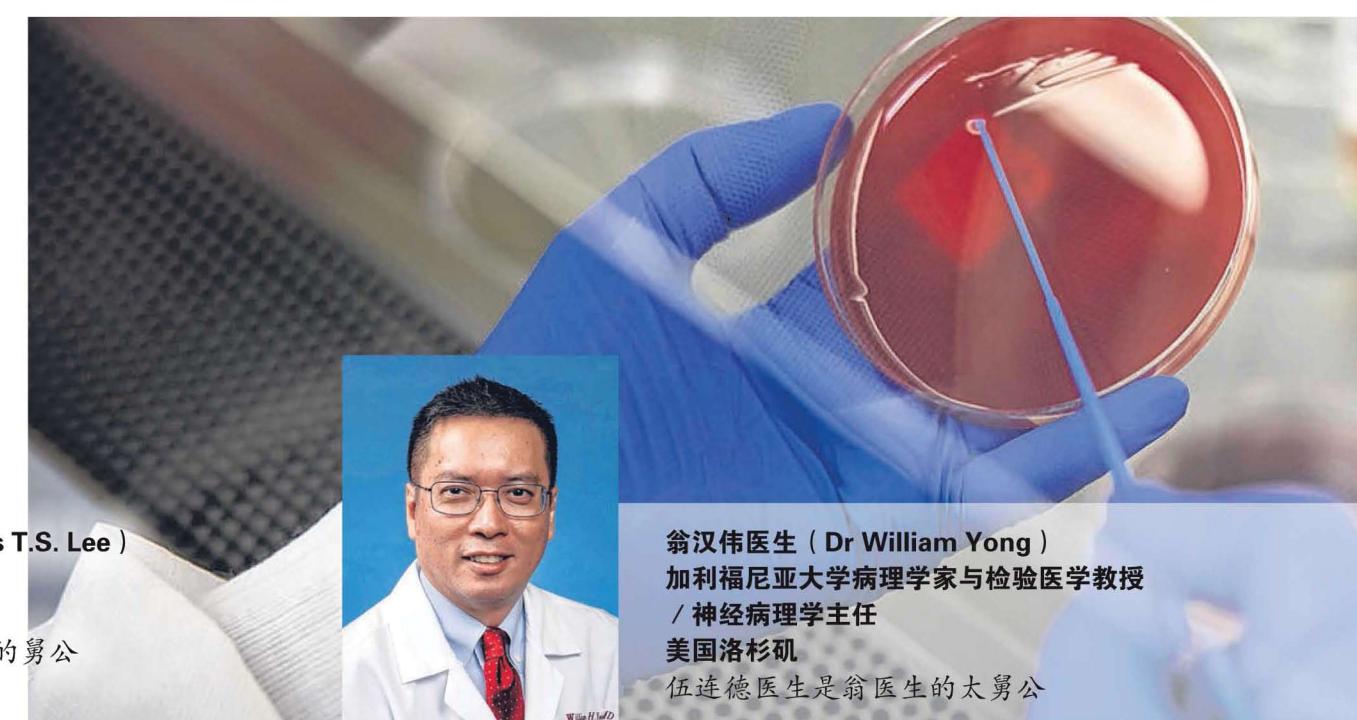
当时年仅31岁的伍医生领导抗击在中国北方满洲暴发的鼠疫，这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，在几天内造成6万多人死亡。这位出生在英属马来亚，于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的伍医生被当地的医生、警察、军队和文职官员赋予广泛的权力对抗疫情。最终，伍医生在抵达疫区的三个月后成功遏制



当年的纱布面罩就是今日N95的前身。



李东旋医生 (Dr James T.S. Lee)
全科医生及针灸师
英国贝尔法斯特
伍连德医生是李医生的舅公



翁汉伟医生 (Dr William Yong)
加利福尼亚大学病理学家与检验医学教授
/ 神经病理学主任
美国洛杉矶
伍连德医生是翁医生的太舅公

我非常崇拜伍医生在100年前为中国大陆所做出的贡献。难怪在中国大陆，特别是北京和哈尔滨，人们仍然崇拜他。如果他是白种人，他将会与亚历山大·弗莱明 (Alexander Fleming)、爱德华·詹纳 (Edward Jenner) 及路易巴斯德 (Louis Pasteur) 在史书上齐名。

我已经84岁，是与伍连德医生有血缘关系的前几代医生之一。我的祖母是伍医生最疼爱的妹妹，这可能是因为他最爱吃我祖母烹调的娘惹咖喱。祖母也很敬爱这位哥哥。祖母时常用粤语提醒我：“天上雷公，地上

舅公。”我经常见到这位伟人直到1954年，此后我离开马来西亚到英国深造。

我选修全科医学，后来对中医生感兴趣而到台湾深造。我从事针灸疗法已经38年。在因大流行而封锁之前，我每周工作五天半。

在英国，人们对2019冠状病毒有很多困惑，有太多的人在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，还有太多的政治、种族主义和其他干扰因素。伍医生植根于西方医学的公共卫生原则，至今仍很重要。我也很感恩能让我的病人了解这个原则。

我的父亲，翁国贵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，他时常骄傲地告诉我有关伍医生当年在满洲遏制鼠疫的贡献。我感到荣幸能够传承家族的医疗使命。在我遇到爱之病和2019冠状病毒这两个流行病期间，伍医生坚韧地面对无形敌人的精神一直是我的力量源泉。如果伍医生能在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时代完成这么多工作，我当然可以发挥作用，尽管我只是一名小步兵。

80年代中，当爱之病肆虐，人们感到恐慌时，我只是一名修读一般较常见的爱之病病毒，也就是现今被称为“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”的毕业生。我必须培养和采集数百万个病毒颗粒

进行试验，我做足防护和安全措施。若干年后，我继续上医学院深造，成为神经病理学家。

在加利福尼亚大学，我主要关注脑肿瘤和生物储存库。许多临床和研究活动被削减以扩大对冠病的护理。我必须对死于冠病的爱之病患者验尸。至于研究大脑和其他神经系统变化的工作仍继续。

当我们所有人面临挑战时，许多努力击败冠病的人的创新、承诺、决心、活力和勇气让我深受鼓舞，而令我担忧的是恐惧和错误信息往往是每一次流行病的盟友。我们应学习伍医生，以冷静、科学为基础的领导和研究，才能战胜全球性的流行病。



伍连德医生



刘珊伍医生 (Dr Shan Woo Liu)
马萨诸塞州中央医院急诊医生
/ 哈佛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
美国波士顿
伍连德医生是刘医生的曾祖父



何绮云医生 (Dr Yvonne Ho)
放射科和核医学专家
/ 澳大利亚皇家与新西兰放射医学院董事
澳大利亚墨尔本
伍连德医生是何医生的太舅公

我从小就和父亲一起看科学节目，也被告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公共卫生科医生。在我16岁那年，我前往巴拉圭的偏远乡村当一名免疫志愿者。这坚定了我通过医学和公共卫生帮助他人的决心。

在波士顿，虽然冠病患者的人数继续下降，但是在冠病确诊病例激增期间，我经常看到年轻人被插管，年轻健壮的医生因感染病毒被送进急诊室，接受心脏搭桥手术，这实在让人感到恐惧。想到当年伍连德医生面对的是一种死亡率高达100%的病毒，却仍然能在短短三个月内控制了疫情，让我感到惊讶。每次我换一个班次，抢救冠病病人时，我都会想起

我的曾祖父，让我控制恐惧，帮助别人，同时记住：这是我的使命。

虽然鼠疫是一种致死率更高的疾病，但2019冠状病毒改变了整个地球，杀死了更多人。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地区学到很多东西，尤其是那些实行政策的亚洲国家，这些政策可以追溯到伍医生一个世纪前控制瘟疫的做法。在美国，我担心在这次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里，忽视这些策略已经让我们损失了数万人的性命。

有个说法是，全人类能来到今天，是因为伍医生在一个世纪前为控制流行病所做的努力。我们也会因着同样的原因而有了明天。

当有关政府部门对风险的认识不断改变时，他们把合乎逻辑，以科学为依据的相关资讯广泛地发布给工作人员。此外，新加坡政府也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对其国民进行了教育，并呼吁他们发挥社区精神帮助他人。通过公共卫生教育，可以聚集力量支持全国抗击这一流行病。

在澳大利亚，控制疫情的情况看起来不同：缺乏口罩，政治渗入大流



林世杰医生 (Dr Lam Sai Kit)
马来亚大学临床病毒学家及研究顾问
/ 马来西亚理科学院高级研究员
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
伍连德医生是林医生的表叔



(法新社)



郑爱莲医生
(Dr Daphne Teh Ai Lin)
巴生中央医院眼科专家
马来西亚实达阿南
伍连德医生是郑医生的曾太舅公



(路透社)

和伍连德医生一样，我也曾有过处理疫情的小经验。那是在1998年及1999年期间，在马来西亚猪农中暴发的紧急立百脑炎。鼠疫与立百脑炎同样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，分别由土拨鼠和果蝠传播。在1990年代，马来西亚还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处理这种高致命性病毒，但是至少我们拥有设备完善的实验室，不像伍医生当年那样必须在死者家中解剖尸体，在没有自来水装备的实验室工作，在实验室温度下培养出致命的细菌，烧柴火保温等。

2019冠状病毒的暴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让我们回顾伍医生所经历的苦难，并且感谢他对医药科学的贡献。除了照顾重病患者外，他还得单独承担起流行病学家、细菌学家、病理学家和公共卫生的统帅。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试图控制疫情所面对的风险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完成手头上的任务。伍医生留下的医学遗产可以让我们继续与冠病抗衡。

50年代，我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见到了这位鼠疫病毒猎人——伍医生，他成功在短短三个月内遏制鼠疫的蔓延，虽然终结冠病仍遥遥无期，我们还是必须继续努力与这场流行病抗争。

我不希望世界因为大流行而停下来，重新审视它的优先事项。我真希望在这个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，我们不必因为纯粹的无知和阴谋论而丧失无数的生命。我也希望政治不会影响

维护无数生命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决策。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来阻止疾病传播，拯救世界。

当我了解到曾太舅公所做出的贡献时，我想知道自己是否也为我的职业和社区贡献了最好的自己。曾太舅公在医学上伟大的遗产驱使我在逆境中坚持不懈，即使这意味着我得远离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远大的梦想，因为曾太舅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发挥作用。